

台灣上官鼎真品全集

八极神童

上



安徽文艺出版社

说 明

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是台湾“超技击侠情派”的首选代表、被台湾武侠界誉为“侠圣”的上官鼎先生的真品全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为惟一合法授权机构。

为推出此套全集，安徽文艺出版社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小组。编辑、制作历时两年。

授权之初，编辑小组有意把书稿投放全国数座城市的多家租书店内；同时，邀请全国武侠文学学会的专家进行评估。

反馈信息令人振奋。就投放的数种而言，已成为各地租书店最抢手的读物；而专家对“首选”地位与“侠圣”称谓均无异议。

目前，图书盗版猖獗，盗版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扰乱了图书市场，使作者的权益受到损害，国家蒙受损失，也败坏了读者的口味。

在此，我们郑重声明，一经发现盗版，必将严肃查处；同时，也希望热爱武侠、珍视图书的读者诸君，一旦发现，踊跃举报，使盗版者陷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以净化我们的文化市场。

举报电话：(0551)2657497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一代侠圣 力能扛鼎

《上官鼎真品全集》总序

几年前，在一次武侠小说学术研讨会上，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尼古拉博士曾问我，作为台湾“超技击侠情派”的首选代表、有“侠圣”之谓的上官鼎的作品，为何不见刊行于中国大陆？

随后，我看到了由台湾《联合报》主笔、武侠小说评论巨擘叶洪生先生主编的“台湾九大门派代表作”（由江苏文艺社与台湾万盛出版公司联合出版），独不见上官鼎的“圣踪”，心中确实纳闷。待看了序言方悉，叶先生本来编就的是十大门派，有上官鼎的代表作《沉沙谷》，因版权转让未果，才留下残缺的九大门派。

现在好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上官鼎真品全集》。这一“侠坛”盛事，无疑会给痴迷武侠的朋友带来惊喜和欢乐。

上官鼎其独特奇异之处，犹如某种深湛精纯的内功，略一接触便劲风袭体，不由不沉浸其中，时空皆失。这诡异而难以抗拒的魅力，至少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继承传统，新派先河。上官鼎融合了“北派五大家”的精髓，把玄妙心法、人世沧桑、奇功秘艺、儿女私情和设置悬念，不露痕迹的熔于一炉，成为集前辈大成之第一人。同时，又力求创新，在情节安排、结构布局，尤其人性描写上颇具西方小说韵致，启迪了古龙、古如风等新派代表人物。新派独领风骚，上官鼎实为滥觞。

个性缤纷，人性异彩。上官鼎极善描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上至皇帝大臣，下到市井无赖，从大侠名宿到无名小卒，无不活灵活现。人物个性的鲜活丰满，来自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和人性深度的开掘。上官鼎总是在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中，用细腻

的笔触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微妙的情感，如愤怒、仇恨、悲哀、恐惧、爱恋、慷慨、侠义、傲慢、孤独、犹豫、同情等。从而避免了人物的类型化、平面化、漫画化。不少人物都是善恶并存，正邪难分，一半天使一半魔鬼，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深度人性的挖掘，展示出人类生命的异彩。在人物塑造上，上官鼎与金庸堪称台港“双璧”。

尤值一提的是，在诸多人物的心理情感中，上官鼎尤善描写情爱，对恋爱中的少女心理把握得准确细腻、真实生动，无论是公主的相思还是少女的暗恋，无论是思凡的道姑还是怀春的闺秀，无论是江湖侠女还是深闺千金，皆维妙维肖，她们的娇态、羞态、憨态、蛮态、媚态、柔态，无不令人怦然心动。上官鼎写儿女私情，已远远超过以写情立世的王度庐，纵台湾大家中也难有望其项背者。

结构宏阔，意境深邃。上官鼎在演绎自己的奇异故事时，从不满足于平铺直叙、单线发展，总是多线并举，立体推进，布局大气磅礴，构思严谨缜密。情节虽盘根错节，但条理分明，张弛有致。常常套中有套、计中有计、奇中有奇、巧中有巧、悬中有悬、疑中有疑，如波涛汹涌，绵绵推进，回环往复，终凝成惊涛拍岸，摄魂夺魄，令人窒息。在情节结构上，上官鼎的才华实与梁羽生难分伯仲，堪与世界上最优秀的畅销小说相媲美。

同时沉浸作品，你总能感到一种智性的深邃。在英雄世界的描绘中，读者时时体会出作家对生命、个体、社会、宇宙的感悟和幽思。时而苍凉悲怆，时而沉静超然。在人生况味和社会底蕴的表现上，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文心雕龙》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相信“晓声”、“识器”之士必会在上官鼎作品中得到巨大的美感受。

通俗文学博士 赵 玺

1998年11月

内 容 简 介

太平盛世，一群盗贼狂徒气势汹汹，于光天化日之下杀戮了御史大夫白鹏程一家，而其幼子白瑞麟却因外出游乐幸免于难。

遭遇家庭惨祸，白瑞麟心中燃起了熊熊复仇之火。他风餐露宿，浪迹天涯，苦苦寻觅武学高人，历尽了人间磨难……

一个偶然机遇，白瑞麟于深山中坠入了千年古洞，意外获得了惊世骇俗威震天下的“无极神功”，初出江湖，便勇闯枯骨帮，火烧白虎堡，于刀光剑影中斩杀白骨魔君、大漠之熊、牡丹夫人等诸多黑道枭雄，声名遐迩，得“八极神童”之美誉。

更有那黑白两道上情窦初开美艳绝伦的江湖侠女，羡慕白瑞麟英姿，一个个芳心暗许爱意切切，千娇百媚肌肤相亲。特别是仙岛女侠林燕影因误吃灵丹神药，虽已达千岁高龄，仍少女娇态如初，与白瑞麟共坠爱河，令人匪夷所思……

泰山群雄大会，白瑞麟在风尘怪客陶岳、中州隐侠等正义侠士的帮助下，全力灭除为害武林的邪恶帮派红云教，不仅报了家仇，也使天下归于太平。真乃：神童神技，旷古绝今，功业彪炳，威震武林！

目 录

第 一 章	劫后孤雏·····	(1)
第 二 章	风尘怪客 ·····	(36)
第 三 章	牛刀小试 ·····	(73)
第 四 章	赴约闯三关·····	(110)
第 五 章	白少侠传艺·····	(147)
第 六 章	人妖丧胆·····	(184)
第 七 章	返璞归真·····	(220)
第 八 章	探究真情·····	(235)
第 九 章	火烧白虎堡·····	(256)
第 十 章	姥姥会夫人·····	(290)
第 十 一 章	一啸惊魔胆·····	(315)
第 十 二 章	老侠研奇功·····	(362)
第 十 三 章	虎死威犹在·····	(399)
第 十 四 章	心有邀恩宠·····	(436)
第 十 五 章	刀光剑影·····	(478)

第十六章	奇功斗矮鬼·····	(511)
第十七章	强敌谁代歼·····	(548)
第十八章	郎中动灵机·····	(585)
第十九章	宝刀未老·····	(635)
第二十章	化干戈为玉帛·····	(658)
第二十一章	扑朔迷离·····	(694)
第二十二章	形影追踪·····	(716)
第二十三章	巧手判了命·····	(731)
第二十四章	彩云怀离人·····	(767)
第二十五章	欲报掳徒耻·····	(804)
第二十六章	暗中传奇功·····	(841)
第二十七章	春梦六十年·····	(877)
第二十八章	缉盗复引狼·····	(915)

第一章 劫后孤雏

“几行归寒尽，念尔独何之，暮雨呼相失，寒塘欲下迟……”

正是阳春三月的时候，杨柳新绿，燕子剪水，鸟语花香，景色宜人，如此春暖花开季节，恰是仕女们游春的好时候，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大有山阴道上之感，唯独在嵩山之麓，有一位十一二岁的牧童，赶着一群羊，在牧放。

此时羊群正在风和日丽的阳光下啃着嫩绿的青草，该牧童独坐石上，两眼痴痴呆呆望着远方，口中喃喃吟哦着崔涂的五言诗——孤雁。

粗看起来，这牧童宛似临风吟咏，悠游自得的样子，细加审视，则见其身穿一件白软缎长衫，虽不破旧，可是非常肮脏，与他那生得聪明俊秀的面庞和身材，实在有点不称，同时双眉深锁，面有难色，毫无一般儿童应有的那份活泼生气。

但这牧童为什么在此良好季节，和春光明媚的天气里，在独自吟哦伤感呢？

说起来，这牧童实在大有来头，他乃前御史大夫白鹏程之独生子，名唤瑞麟。白鹏程于十五年前，当过济南府知府。

当时济南府接连不断的发生了几件大的盗案，曾轰动一时，人心惶惶不安，后会同官军捕役缉拿，卒将盗魁名花脸狼者予以缉获，问成死罪处斩。

但另一盗徒名金钱豹者，则被其逃逸，当时虽曾画图绘形行文各省缉捕，但终无消息，及后白鹏程由于政绩蜚著，被调升为御史大夫，因为官清正，直言敢谏，故得罪权贵，无奈告老隐居江南鱼米

之乡的常州城外。

白御史自隐居之后，即杜门谢客，每日除在家饮酒赋诗之外，就是课子读书，即是邻里乡党间，也很少往来。

白鹏程现年已过六旬，膝下仅有瑞麟这个孩子，现已年长十二岁，天资过人，聪明伶俐。

一日天刚亮，即见瑞麟兴高采烈，蹦蹦跳跳的向父母房中跑来，见了面即跪下叩头，并口称“父母亲大人安好。”

老夫人慈祥而关切的道：“麟儿，今日为何起得这样早？”

瑞麟当即禀道：“儿于日前应两位同窗之邀，欲往姑苏城中游玩，特来叩禀父母大人。”

老夫人回顾身旁的丫头，吩咐道：“静雯，快去给少爷准备早点。”那丫头应了一声：“是”，即向厨房中跑去。

旋即端来一碗莲子汤和几样细点放在桌上，并恭身禀道：“请少爷用早点。”

白御史在旁边道：“静雯，去请你忠叔来。”旋见进来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向白御史叩禀道：“老奴给大人请安。”

白御史道：“速去准备马匹，随同少爷到苏州去，但记住，不要在外生事。”

老管家应了一声，自去准备马匹。

原来这位老管家，名唤白忠，自幼即在白家为仆，随白家已数十年，自白御史归隐后，即为白家的管家，但白家的下人们连瑞麟在内，均称他为忠叔，而不以下人待。

瑞麟于早饭后，即随同白忠往姑苏城中而去。

什么事，就是那么凑巧，因为瑞麟此次到苏州去，才免却一大劫难，同时也给白家留下一条根苗。

在瑞麟赴苏州的当晚，约三更天气，白御史偕同夫人在厅中饮酒吟哦，静雯在旁随侍。

突然家中养的花狗一声怒吼，但旋即寂然！

白夫人对此终觉有点突然，可是白御史吟哦如故，丝毫不以为然，白夫人也就安之若素了。

忽然，门口闯进来三个持刀黑衣大汉，进门来不分青红皂白即将静雯杀死，白夫人吓得一声尖叫，两腿一软瘫痪在地下，像一堆泥一般。

男人毕竟胆量壮些，白御史当即站起身来喝道：“这还得了，黑夜无故持刀杀人，难道不畏王法吗？”

为首的一个黑衣大汉，生的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子，嘿嘿一声冷笑沉声道：“大爷手中钢刀就是王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御史大人明白吗？”

“你是何人，竟如此目无法纪。”

“大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人称金钱豹胡良。”

“我与尔等何仇？若说得明白，尚可饶你们不死。”

突听同来的两位大汉同声说道：“堂主，你与他还啰嗦什么？赶快宰掉算啦。”

金钱豹胡良道：“兄弟们别急，这老狗死也让他死得明白些。”继又转向白御史以调侃的语气道：“我的御史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十五年前济南府的事件，尚记得否？”

“啊！……”白御史吃惊的“啊！”了一声，下面的话尚未说出来，即见那金钱豹胡良将刀一举，喝道：“少废话，拿命来吧！”说着，手起刀落，如斩瓜切菜一般一刀一个，将那白御史和夫人杀死。

那同来的两名大汉，如同一阵风似的，分别扑向前后院去，紧接着，便听到一声声的惨叫自前后院传来，给这寂静的深夜凭添无比的恐怖气氛！

旋见一片火光冲天而起，金蛇乱舞，浓烟弥空，一座三节深院的琼楼玉宇，霎时片瓦无存，全家二十余口，悉遭惨杀！

试想，这般恶魔，向以杀人为常事，尤其现在对一些身无武功的老弱妇孺，还不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便予解决。

及同村中的人发觉赶来，火势已成，贼人已杳，只有同表叹息，怨苍天无眼而已！

由苏州往常州的官道上，于日方过午时分走来了两人两骑，前头走的是个红衣少年，正是白御史的儿子白瑞麟，后面跟的老者，就是白家的老管家白忠，他们昨日往苏州游玩，现在才返回常州来。

白御史府门前，正围着一大堆人，不少三班衙役穿插其间，作人等也正在忙着验尸，忽听人群中有人惊咦了一声，说道：“那不是白家少爷吗？”这一声喊叫，众人的视线，不约而同的，齐注视着来人，均投以惊奇的目光。

旋见白瑞麟骑着一匹红马，冲破人群，直向白府门前而来，他看着这些人群，一脸茫然之色，觉得他们在干什么？

紧跟着白忠骑着一匹黑马，也自后面追来，当他看到这多人时，显然有些慌张，他来到门前，即翻身下马，迅即上前将白瑞麟抱下马来，很快即向门内走去。

白瑞麟一蹦三跳的走进大门，一双眼睛傻愣愣的呆了，看到残垣败壁，还以为是走错了门呢？这哪是平素整洁的家。

当他看到一具具模糊的尸体，吓的一声惊叫，紧躲在白忠身后，浑身直发抖。

即是见多识广的白忠，也被这突然的情形弄呆了，木讷的说不出一句话来，站在那里活像个木头人，愣愣的，两眼直望着瓦砾堆出神。

蓦地，由人丛中走来一位公门中人，向白忠抱拳一礼道：“白总管，我们老爷有请。”白忠点点头，拉着白瑞麟，随同那人走去。

走进花园门口，即看到了那里放了一张方桌，桌后坐着一位穿补服的官员，两旁站立不少公门中人，这种场面白忠可见的多了，从前随老爷在京中，还不是天天和这些人打交道，所以白忠一见，即忙匍匐在地道：“参见知府大人！”

陈知府微微欠身道：“白管家免礼，请起回话。”

白忠又叩了个头，应声“遵命”，即站起身来，肃立一旁。陈知府道：“白府昨夜情形你知道吗？”白忠道：“小人一概不知。”陈知府道：“你和少爷何往？”白忠即把自昨日离家的情形，据实一一回禀，并向陈知府问道：“但不知我家老爷和夫人现在何处？”

陈知府“哦”了一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用手向花园中一指道：“现在花园养心亭中，但不幸两位老人家已同时罹难。”

白忠听说老爷和夫人同时罹难，当即两眼发直，竟然晕了过去，但经陈知府所带人役，速予推拿，良久，始悠悠转醒。陈知府长叹一声，流下两行清泪。

白瑞麟闻说父母罹难时，即挣脱白忠的手，一溜烟向花园中跑去。白府的花园，占地颇广，“养心亭”位于花园正中间，现在亭中正停放着两口红漆棺木，既无人守孝，也无人替死者焚化冥纸，仅有两名夫役冷静的看护着。

白瑞麟跑进养心亭，气都未喘过来，就“爸妈”一声，竟闭气过去！

这可慌坏了两名守护役夫，一名予以照顾，一名忙即跑去结结巴巴的向知府大人禀道：“启……禀大……大人…不…不好了…白…少…少爷…也完…完…啦！”

陈知府一听，头皮也发起炸来，这还得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继续行凶，慌忙率领捕头衙役，向养心亭赶来，尚未进亭，就遥见白忠涕泪滂沱紧抱着白瑞麟嚎啕痛哭！

原来这白忠醒转之后，迅即也向养心亭跑来，看到少爷眼睁得很大，浑身直挺，鼻息毫无，于是就抱起白瑞麟一面呼唤，一面嚎啕痛哭。

陈知府慌慌张张的赶到，忙向白忠问道：“怎么回事？”白忠老泪纵横的道：“少爷晕过去了。”陈知府始喘了口气，忙命人速予救治。

久久，白瑞麟喘过气来“哇”的一声，挣脱白忠怀抱，呼天呼地的抚棺痛哭起来。

陈知府和同来役人，目睹此情，不免一掬同情之泪，尤其陈知府，若非碍于官场的限制，真会嚎啕一阵。

原来这陈知府，名善政，系二甲进士出身，也是白御史的门生，屡经白鹏程的提拔，始出任常州府知府，由于为人清廉自守，所以政绩不恶。

当白御史告老之初，也常在白府走动，嗣因白御史杜门谢客，故近两年来，渐少往来。

今早，天尚未亮，即接获乡绅地保们的紧急禀报，说是白御史全家被杀的鸡犬不留，房舍也被焚毁净光，凶手亦逃逸无踪。

这一下子，可把他吓的魂飞魄散，这还得了，在自己的治下，竟然发生了这样大的人命案件，这不是反了吗？而且还是朝中官员，我看这点小小前程恐怕难保了。

当即派遣火骑向上宪禀告，并请缉拿真凶外，自己则率领三班衙役，大小捕头，佯作等人，向御史府而来。到了白府，刚进入大门，即在迎门的照壁上发现一块白布，上面写着“为官者戒”四个大字，下面仅画着一具骷髅头，其余便无任何发现。

陈知府正面对着四个字在沉思，便听一旁的捕头王贵禀道：“启禀大人，由此情形看来，可能系江湖上的仇杀案件。”

“江湖仇杀！”陈知府惊诧的道：“可是白御史并非江湖人物。”

“小的也是这样猜想。”王贵继续分析道：“不过依据这些死者的致命伤口看来，凶手不惟是江湖人物，而且还都是些高手呢！”

这王贵不愧能在常州府混上一名捕头差使，虽然论武功可说是稀松平常，但对于三教九流一般见识，确有其过人之处，尤其对于事理的分析很细心，往往能一言中的，故陈知府对他也依为股肱。

他自随陈知府来到白府之后，就先在前后院中巡视了一遍，除

被火烧焦的尸体，无法辨认之外。至前后院中死者的致命伤口则不一，前院的死者，是死于刀下，后院的死者，则均是做了鞭下之鬼，因见其均被笨重兵器击毙，或点上死穴致命。

至于厅中的三具尸体，俱被火烧的模糊不清，几经辨认，始由其尸体下贴地的片段衣襟上，确定其为白御史和夫人。

陈知府为念知遇之恩，特命人买来两口上等棺木，先将白御史和夫人予以装殓，停在养心亭中。

“但在瓦砾堆中几经寻觅，均未能发现白家少爷的尸体，在陈知府的想法，觉得白家少爷不是被掳去，便是被别人救去了。

直到午后，始将一具具的尸体搬往院内集中，由仵作们填好验单，便准备落案回府，突听围观的人群中，一阵惊异嚷叫，说是白家少爷和白忠一同回来了。

陈知府心中一喜，在他那深锁的眉峰中，也展出一丝笑容来，觉得本案可能有点眉目了，忙命人请白忠来问话。

可是待询问之后，这一线的希望又破灭了，但好在本案总是有了苦主，将来也好出面追查，且私心暗自庆幸道：“苍天总算有眼，给恩师留下一条根苗。”

今见白忠和白瑞麟的悲惨情形，就是铁石人，也会为之酸鼻，而况他和白御史尚有一段渊源！自不免陪同流下几行泪来，但仅哭也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便强忍住内心的悲痛，向白忠劝慰道：“白管家，事已至此，望祈节哀顺变，本府暂派王捕头率领人役十名，在此帮助办理后事，同时先由本府垫拨纹银五千两，给死者买办衣廓，先使死者入土为安，逃逸匪徒，本府自当奏请上宪行文各省缉拿法办。”

白忠忙即叩头道：“小人代我家少爷谢谢大人恩典。”

陈知府忙将白忠拉起，诚挚的道：“白管家不必多礼，本府和白御史的关系，想白管家也很清楚，在他老人家生前，未能常来定省，已感愧咎难安，而况本案正发生在本府治下，自惭照顾未周，尚请

白管家原谅……”

陈知府说到此，沉思有顷，看了一下正在嚎啕痛哭的白瑞麟，以询问的目光向白忠道：“至于少爷，为免生意外，本府意欲带回保护，不知白管家意下如何？”

白忠道：“少爷能由大人保护，小人自是无尚感激，只是此事尚须待小人和少爷相商后，始能决定。”

陈知府点点头道：“如此本府在花园门口相候。”白忠恭送陈知府去后，方把陈知府之意转告白瑞麟。白瑞麟坚决的道：“父母尸体未寒，为人子者，岂可弃他而去。”

“少爷，不……”白忠本要说不要太任性，但下面的话尚未出口，白瑞麟即不耐烦的道：“忠叔，我意已决，不必再说了。”

白忠无可奈何的摇摇头，叹了口气，拖着沉重的步子，到花园门口将白瑞麟之意，转告陈知府。

“我何尝不知此礼，但情势不同，事可从权呀！”陈知府焦急不悦的述说着。

白忠忙于解释道：“少爷是少年心性，尚望大人万勿误会。”

陈知府面色转霁道：“我并不是怪罪，只是为你们主仆耽心罢了。”

白忠惶恐的道：“大人对我们主仆的爱护，殁存具感。”

“这样好了，”陈知府沉思有顷，转向王贵吩咐道：“速挑选干练之人三十名，留此保护白少爷，若有差弛，唯你是问，其余人等，随我回府。”王贵遵照吩咐，不时办理完毕回报。

陈知府当即回府，连夜差遣火骑将案情禀报上宪备案，行文各州城府县，严缉凶徒归案。

你想，衙门中的一般捕快，仅可捉拿一些鸡鸣狗盗之流，对于江湖大盗，不唯无此能力，且均抱着不惹为妙的心理，所以陈知府虽行文各省缉拿，也不过是徒具虚文，应付故事而已，况且凶徒为谁？相貌如何？是老是少？是男是女？不仅行文中无法叙明，就

连陈知府他自己都不知道，其他更不用说了。

白忠一生都随着白御史在衙门中混生活，当然，对此中窍门更不陌生，所以陈知府对他们的关怀，只有内心感激而已。

同时他也深知，对付江湖人物，衙门中也无此能力，因之，白瑞麟不愿随陈知府同去，也就不深加劝说，因为匪徒们要想斩草除根，即使深藏知府衙门中，也照样躲不过，否则的话，就在家中，也同样不会再有凶险。这一着，还真给白忠猜中了一半去。

要知当晚来参与本案的凶徒，仅系枯骨帮的追魂堂堂主“金钱豹胡良”，及其手下的两位香主“追魂鞭黎玉”和“钩魂刀蓝立”等三人。

他们是奉白骨魔君之命，往武夷山有事而返，途经常州，听说白鹏程在此隐居，便钩起了金钱豹胡良的旧恨，于是便在常州府停留半日，先到白府巡视了一遍，并打听到白府中尽是一些老弱妇孺。连一般的护院武师俱无，觉得做此案不必耗费很大精神，于是便连夜作案后，返回白虎堡而去，假使他们事先有了准备，焉有白瑞麟主仆的命在。

同时，这完全是金钱豹胡良的私人仇恨，其帮主白骨魔君并不知情，而且这件案子金钱豹胡良也不愿让帮主知晓，但其唯一的错处，便是他们，临行时留下了白骨帮的标记，致后来弄的白骨帮土崩瓦解，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老仆白忠，有王贵等人之助，很快的于第三日已将诸事料理完毕，并在白御史的坟上筑了一座坟莹，又在前院搭盖了几间茅屋临时居住。

过了数日，看无什么动静，王贵等人便均返回知府衙门而去。

白瑞麟在这几日中，除前几天不住的啼丧之外，近来是不言不笑，整日痴呆呆像木头人一样。

突然，一天早上起来，白忠看不到了少爷，初时尚以为是到外面散步去了，及至整理东西时，始在枕头边发现一封信，当即不免

有点愕然，细视之下，见是少爷留给自己的。

这时他已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忙用颤抖的手抽出细细看：只见上面潦草的写着：“忠叔：我走了，此去天涯海角，也要访得仇人踪迹，此仇不报，不为人子，父母芦墓，烦你老人家多加照管”。下面的落款是白瑞麟留。这一来，真是如雷贯顶，错愕不知所以！

白忠把信看了一半，已是老泪纵横，及至看完，竟然泣不成声，他唯一希望所寄的少爷，现在也舍他而去，怎么不令这位忠心耿耿的老仆人悲伤，怅惘呢！

而且少爷过于年轻，仇人又不知是谁，究竟他会到什么地方去找？事已至此，只好听天由命了。

原来白瑞麟自父母埋葬之后，即每日想着心事，他想到常听说，天下能人奇士很多，因之他对于飞仙剑侠之流，非常向往。

家中突遭变故，使他想起了那些剑客侠士，便下定决心，要去找他们学习武艺，好替父母报仇，同时，他又想到，此事若使白忠知道，一定不让他去独闯，于是便使他想到留书出走之举。

他的出走，并无一定的目的地，所以自离开家后，便顺着官道往西走去，行至中午，也不过走了二十余里。

到了一个小村庄，两腿已经发起软来，便坐在街上休息，再看这个村庄内，仅有一家饭店，生意倒还不坏，这时正是吃午饭时间，门口进进出出的客人络绎不绝，自己腹中也是饥肠辘辘，看到别人吃饭，自己也跟着流起口水来，便昂然走进去占了一个座位，唤来堂倌，叫了一碗面食，吃毕，也未打招呼，便起身而去。

忽然，被堂倌一把抓住，喝道：“小鬼，怎么吃过就溜，我们在此是舍饭的吗？”

白瑞麟被人一抓，当时怔住，后看堂倌恶狠狠的样子，心想“我也没有得罪你呀？难道说吃饭也有错吗？”

“小鬼，快拿饭钱来，不然，就剥你的衣服。”

“吃饭还要……要钱吗？”白瑞麟嚅嚅的道：“我没有钱呀！”